

7-2014

堅強的悲觀主義

Iam Chong IP
chong@ln.edu.hk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>

 Part of the [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葉蔭聰 (2014)。堅強的悲觀主義。文化研究@嶺南，41。檢自：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/vol41/iss1/10/>。

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@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堅強的悲觀主義

葉蔭聰

編輯問我：風頭火勢，還交到稿嗎？對啊，香港真是風頭火勢，可是，在遊行集會之中，我的背包裏竟然放著黃國鉅的新著《尼采：從酒神到超人》，一本可能跟風頭火勢最沒有關係的哲學書。事實上，當我在序言書室買下這本書時，我赫然發現，書店的排行榜第一名也是這本書。書室近年有不少思想前衛、行動進取的青年光顧，這讓我忽發奇想：尼采與當下的香港政治社會鬥爭是否有什麼關係？

尼采哲學不易懂，卻是我在八十年代末讀大學時的恩物，不是主修哲學的我，似懂非懂的讀過《上帝已死：反基督》、《悲劇的誕生》等等，還斷章取義地摘取片言隻語來跟同學辯論，特別愛「片」基督徒學生。今天讀著老友國鉅兄的新書，的確受益不淺。但我同樣別有用心，左腦細讀作者的精彩闡述，右腦卻想着近日香港發生的一切。我其實沒有資格評論國鉅兄的大作，但我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胡思亂想。

說來慚愧，我跟國鉅曾是同事，卻從沒有向他請教哲學問題。不過，我倒是欣賞過他的劇作，並知道他的哲學興趣，與尼采及希臘悲劇有關，我看的便是改編自希臘悲劇《安蒂崗妮》(Antigone)的《焚城令》。他這本新書對我最有啟發及意義的，也是他解釋《悲劇的誕生》的一章。

酒神精神直面人生與世間悲慘

尼采說，藝術不只是娛樂大眾的消閒，值得認真對待，因為它對生命，尤其是美學與倫理有深刻的意義。尼采認為，希臘悲劇是太陽神與酒神的調和，這個不少門外漢也知道但不懂其深意的觀點，黃國鉅解釋得特別清楚。太陽神阿波羅代表了光，代表了在光照下的個體，以視覺形象呈現理念，或柏拉圖的理型；例如，荷馬史詩的英雄人物及事件。然而，希臘人不是盲目的樂觀主義者，自欺欺人；相反，他們真切感受到生命的痛苦與荒謬，個體原則似讓我們看到世界的意義，卻常是幻像。黃國鉅指出，酒神正是回應這種悲觀主義態度，在醉狂的極樂與極痛之中，否定個體原則，卻又重新賦予生命意義，讓人繼續有意義地生存下去。

酒神不只是心理狀態及藝術形式，而且具有倫理意義。尼采欣賞古希臘人，面對世間的痛苦與荒謬，並沒有追求彼岸或上天——例如基督教的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，相反，他們透過希臘悲劇的藝術昇華，從穩定的個體位置與關係出發，體驗破壞，感受張力，呈現阿波羅精神的內部矛盾。因此，古希臘人的神也有七情六慾，經歷悲歡離合，生離死別。希臘悲劇不是要人們不斷被動承受折磨與失敗，而是在藝術形式中經歷個體創造與毀滅，面對痛苦與荒謬，在角色甚至觀眾不同位置之間感受與反思，而非沉溺在受害者

位置。尼采稱此為「堅強的悲觀主義」，也是酒神精神，直面人生與世間的悲慘，而這正是尼采後來論述「超人」與「權力意志」的出發點。

讀及寫到這裏，我無力再寫哲學，但不禁想起香港。十九世紀的尼采不可能為今天香港提供現成答案，但是，我們不是也需要實踐一種「堅強的悲觀主義」嗎？面對香港困局，「一國兩制」的死局，各種我們自視為核心價值的破敗，不少人一方面是嘆息「香港已死」或「香港的消失」，另一方面是祭出與灰暗現實剛好相反的高調價值及幻象——城邦自治、主體性、族群性等等。尼采稱此為虛無主義——我們愈覺得生活及感知的世界沒有意義的，我們便更醉心在充滿意義的彼岸世界。在香港，我們看到這種虛無主義的表現：不少人每次感到自己無法走向彼岸時，總是委過他人甚至是身邊的同道人，指罵別人出賣、背叛與維穩，活於自虐與宿命之中。

痛苦與荒謬

不是不顧美學與倫理的藉口香港固然充滿痛苦與荒謬，但是，這不是我們不顧美學與倫理的藉口，不是一句「689」，不是「反共」姿態，便可為自己所做的一切自圓其說。相反，我們更要體驗、辯論及追問，怎樣的抗爭是道德的，怎樣的身影是美的，怎樣的本土生活是有意義的。很慶幸，近日無論是反東北發展的行動裏，還是七月一日的「佔中預演」，讓我感到有很多朋友用行動回答這些我沒有答案的問題。

前幾天讀呂大樂老師的文章，有一種少有的共鳴，他呼籲要有長期抗爭的韌性，而不是終極之戰的急躁。我以為，這種長期抗爭，主要不在策略的計算，而是美學與倫理的深思，或呂說的「感召」。只有持續投入，讓更多人加入，使香港社會發生真正改變。我期望，在遮打道的幾百位公民壯士，打開的不只是一場非暴力抗爭，也是香港人的美學與倫理之戰。

（原載明報二零一四年七月六日）